

复杂环境背景下动态能力的维度及其测量体系

王丽琼^①,王铁骊^①,楚燕婷^②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企业为了在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获得和维持竞争优势,就必然特别强调动态能力的重要性。通过对现有动态能力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提出了动态能力由环境感知能力、组织柔性决策能力和资源整合重构能力三因素所组成,并运用调研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模型的信度和效度。

[关键词] 复杂环境; 动态能力; 测量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3-0058-04

传统战略分析框架指出企业核心能力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然而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核心能力所创造的竞争优势会受到资源“刚性”和“黏性”的制约而有所减弱,传统的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 RBV)在解释动态环境中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时渐显乏力。为了弥补核心竞争优势理论在对新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竞争优势形成解释的不足,Teece等学者突破这种静态战略理论的视角,引入“动态能力”的概念。然而动态能力是什么,动态能力由什么构成,动态能力的测量维度,动态能力与复杂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一直为人们所争议,难以定论。

一 复杂环境的构成以及影响

学术界对复杂环境一直有不同的称呼,例如“动态环境”、“不确定性环境”、“动态复杂环境”等等,这些不一致的称呼对学术研究有着一定的不便。本文中则一致采用“复杂环境”的提法。

从概念上来看,环境首先存在于组织之外的,却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因素^[1]。本文认为所谓企业环境就是指企业之外所有要素的集合,它包括经济、政治、技术、社会文化、人口、自然资源环境等。复杂环境则是指企业处于频繁、难以预测性变化的环境(包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中,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变化足以使得企业竞争优势快速更替和难以持续。复杂环境最主要的特征是不确定性或是难以预测

性,在其测量方面,本文沿用 Keats 和 Hitt^[2]、张映红^[3]等的观点,即复杂环境主要包含动态性与敌对性两个维度,可以从需求环境、竞争环境、技术环境、政策环境四个方面进行测量。

在不同复杂程度的环境中,企业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的表现形式是有所区别的。当处于适度变化的环境中,高度的动态能力有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由于维持动态能力从而增加了企业负担,有碍企业绩效^[4]。同时在 Wade 的实证研究表明,在适度复杂的环境(稳定环境)下,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是不显著的^[5]。而在高度复杂动荡的环境中,企业经营者面临着一个模糊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较好的战略选择的经营环境,这些因素可能迫使经营者只能在对经营环境作出有限诊察的情况下,快速地作出战略决策。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需要对整体能力进行频繁而难以预测的变化时,此时动态能力尤其有价值^[6]。

二 动态能力的维度测量

(一)理论回顾

Teece, Pisano, and Shuen(1997)提出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与重构企业内外部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才能,并且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流程(processes)、位势(positions)、路径(paths)的模型(即3P模型)^[7]。他们指出:企业的竞争优势依赖于它的组织和管理过程,并由企业资产位势(特别

[收稿日期] 2013-03-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复杂变革环境下企业动态能力多维度系统结构模型及实证研究”资助(编号:11YJC630210)

[作者简介] 王丽琼(1981-),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实验师。

①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②南华大学计算机学院讲师。

是专用性和互补性资产)和历史演化路径共同决定。

Winter(2000)区分了运营能力和动态能力。运营能力是使用一组惯例来执行和协调需要实现特定结果所必须开展的各种各样的任务,它是如何使企业现在能够生存的能力。相反,动态能力不涉及生产某一产品或者提供某项服务,它是修正运营能力以适应动态环境变化的能力,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能力。

Eisenhardt 和 Martin(2000)认为动态能力是由一些可以确认的明确流程或常规惯例组成的,包括资源整合型动态能力、资源重构型动态能力以及资源获取和释放型动态能力^[8]。伴随着市场不断的出现、冲突、细分、演变或消失萎缩,动态能力也随之改变,实现企业获得新资源的组织和战略惯例。

Zollo and Winter(2002)提出了学习机制是动态能力不断进化的根本影响因素,他们定义动态能力是一种可学习的、有稳定活动模式的组织行为,组织系统地创造和修改经营惯例以获得效率的改进^[9]。他们把学习流程分为改进已有的操作惯例或运营规则与与此同时产生的有关如何改进操作流程的程序,后者则称为动态能力。

David J. Teece(2007)提出动态能力是企业感知环境并通过整合企业现有资源从而抓住机会的能力^[10]。为了分析目的,还可以分解为以下三类能力。(1)感知和适应机会及威胁的能力。(2)掌握机会的能力。(3)通过提升、组合、保护、必要时重组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来保持竞争力的能力。

以往的研究认为企业动态能力是企业通过扫描环境发现机会,并据此整合、构建和重组内外部资源以修正运营能力从而适应复杂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其能够使企业动态地适应复杂变化的环境。简而言之,动态能力的目的是提升企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力,以获取竞争优势。这是动态能力区别于一般组织能力的显著特征^[11]。

(二)动态能力维度的构成及测量表项

综合文献研究以及相关经典文献梳理,本文认为动态能力由感知环境能力、组织柔性决策能力、资源整合重构能力三个方面构成。

1、感知环境能力

对于企业而言如何能够及时对环境的变化、市场的机遇做出反应,不断推出新产品来占据市场,抓住潜在客户的需要,首先就要具备较强的感知环境能力。在复杂环境中,企业动态能力构建的指向目标、路径选择与策略选择等都依赖于对市场的分析

判断。企业若缺乏洞察环境、识别市场机会的能力,就无法适应环境与市场的变化,难以形成动态能力。李兴旺^[12](2006)经过对华立和格兰仕等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发现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所有行为首先产生于充分认识环境的能力。Boccardelli 和 Magnusson(2006)也认为环境感知是企业最重要的一种动态能力。

2、组织柔性决策能力

组织柔性决策能力是指企业经营管理与工作模式的权变性^[13]。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公司各部门允许打破正常的内部工作流程,同时畅通的内部沟通渠道保障企业战略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使得企业战略转变的速度能快于竞争对手。Zollo 和 Winter(1999)在《从组织惯例到企业动态能力》中也提出组织结构要柔性化,有利于提升企业动态能力。

3、资源整合重构能力

资源整合重构能力是指企业对已有的内外部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使之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其实现强调了重新调整的时间性和效率性(Zott, 2003)^[14]。Helfat 和 Peteraf(2003)认为整合重构能力是一种通过提高、复制和淘汰等途径来修补和配置现有资源能力。资源整合重构能力是能力深度演化的最重要阶段,指企业创造现有新知识的新应用,并通过内外学习整合知识的能力^[15]。企业不断的将其获取和消化的外部知识与其内部的知识、职能相整合。整合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因为随着竞争的加剧和环境的变化,能力会逐渐被其他更好的“学会学习”的能力所取代。并且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企业现有的核心价值不再具有竞争优势,资源重构能够提供战略柔性来适应环境变化。

由于企业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整合、构建和重组内、外部能力以修正运营操作能力从而适应动态复杂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其能够使企业动态地适应复杂变化的环境,所以我们参考了 Teece(2007)、以及 Zahra et al.(2006)对动态能力的定义和构思,Hills, Lumpkin 和 Singh(1997)对于机会识别能力的量表、Lawson 和 Samson(2001)、Jantunen et al.(2005)、贺小刚(2006)、Cepeda 和 Verda(2007)对于整合重构能力、组织柔性能力与技术柔性能力的研究,设计了企业动态能力的测量量表,如表1所示。

总体而言,本研究认为企业动态能力可以初步从环境感知能力、组织柔性决策能力、资源整合重构能力等能力要素来衡量,共20个测量项目。其中,感知环境能力从“需求环境”、“竞争环境”、“技术环

境”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测量;组织柔性决策能力从“工作的灵活性”、“工作模式自由度”、“战略转变速度的相对程度”三个方面测量;资源整合重构能力从“资源在部门间的分配”、“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资源在各市场间分配”来测量。

三 研究设计

(一)量表开发

根据上文所识别的动态能力的三个维度,从以往文献中收集相关变量的测量项目,形成量表集。经由战略管理领域的专家分析,以及由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MBA 学员的讨论,对形成的量表集进行了修正和润色,淡化了原来问题表述的学术色彩,形成了正式发放的问卷。问卷的题项测量采用李克特的 6 点量表评价法,1 表示“完全不同意”,6 表示

“完全同意”。

(二)数据收集

调查问卷采用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的有效问卷 108 份。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 PLS (Partial Least Squares,偏最小二乘法)进行测量模型和模型的分析 and 验证。

(一)信度检验

本文采用 Cronbach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 系数)来分析信度,如表 1 所示,在所有构建的信度中最小值是 0.758,均高于 0.7 的最低临界值,构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可接受,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表 1 各变量测量题项与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类别	测量题项	因子负载	Cronbach α
感知环境能力	顾客对该产品(服务)的喜好经常变化	0.776	0.758
	顾客需求偏好变化的趋势很难被预测	0.732	
	本企业的产品(服务)市场行情很不稳定	0.758	
	竞争对手总是迅速对本企业的竞争行为做出反应	0.762	
	影响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经常改变	0.779	
	本行业内的竞争格局很不稳定	0.782	
	本行业内的技术变革非常迅速	0.742	
	本行业内的企业经常凭借新技术革新产品(服务)	0.724	
	本行业与政府职能部门维持着较好的关系	0.821	
组织柔性决策能力	允许打破正规的工作程序	0.784	0.782
	部门间沟通渠道的畅通程度	0.823	
	战略与计划之间的转变	0.767	
	能根据环境变化进行市场再定位	0.741	
	能率先推出新产品和服务	0.792	
	根据发展的需要动态地协调内部各部门的关系	0.844	
资源整合重构能力	根据业务变化的需要动态地协调内部人员的关系	0.829	0.835
	能集中管理跨部门的业务活动以满足特定条件下的需求	0.786	
	根据市场的波动动态地调整生产规模	0.836	
	根据环境变化协调各市场区域之间的销售活动	0.791	
	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与供应链企业的关系	0.845	

(二)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检验动态能力量表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并依据检验结果对部分测量项目进行调整和修正,最终达到相对适合本研究的结果。若模型通过了量表模型整体拟合优度检验,则说明该模型整体上具有效度。检验可以通过卡方指标(χ^2/df),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拟合优度指标(GFI)和调整拟合优度指标(AGFI),规范拟合指数(NFI)、修正

拟合指数(IFI)和比较拟合指数(CFI)来测量。如表 2 所示,在三因素模型中,除 AGFI 这个指标外,其他指标都已达到理想取值。但实际研究中由于拟合的变量较多、模型较复杂等原因,导致某些指标难以达到 0.9 的标准,因此可以适当放宽某些指标的取值。并且 AGFI 的取值已经非常接近理想取值。那么可以说,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三因素模型拟合情况比较好,对提出的三因素模型是可接受的。

表 2 模型拟合情况汇总

测量模型	χ^2/df	RMSEA	GFI	AGFI	NFI	IFI	CFI
三因素模型	2.354	0.049	0.860	0.884	0.906	0.937	0.925

注: χ^2/df 的理想取值为(<5 , <3 更佳),RMSEA的理想取值为(<0.05),GFI的理想取值为(>0.85),AGFI,NFI,IFI,CFI的理想取值为(>0.9)

五 总结

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总结,提出了动态能力的三维度模型,但还没有涉及到对后续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也就是说企业动态能力的各个维度与绩效的关系、以及动态能力的各个维度是通过怎样的路径或是关系链条影响企业运营的,这在本文中并没有得到验证,只是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打下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尚航标. 动态环境下战略决策者管理认知对战略反应速度与动态能力的影响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 2010.

[2] Keats B W, Hitt M A. A Causal Model of Linkages Among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Macro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31(3):570-598.

[3] 张映红. 动态环境对公司创业战略与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1):105-113.

[4] Helfat C E, et al. Dynamic Capabilities: Understanding Strategic Change in Organizations[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30-45.

[5] Wade M R. Exploring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Online Success: A Resource-based Analysis[M].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Canada),2002:162-176.

[6] 李大元,项保华,陈应龙. 企业动态能力及其功效:环

境不确定性的影响[J]. 南开管理评论,2009(12):60-68.

[7] Teece D J, Pisano G, Shuen A.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7):509-533.

[8] Eisenhardt K M, J A Martin. Dynamic capabilities: What are the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10-11):1105-1121.

[9] Zollo M, Winter S G. 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2, 13(3):339-351.

[10] Teece D J. 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 nature and micro 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28):1319-1350.

[11] Collis D J. Research note: How valuable ar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4(15):143-152.

[12] 李兴旺. 动态能力理论的操作化研究:识别、架构与形成机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157-178.

[13] 龚一萍. 企业动态能力的度量及评价指标体系[J]. 华东经济管理,2011(9):150-154.

[14] 王铁骊. 复杂变革环境下动态能力的内涵演进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2007(5):74-77.

[15] 沈铨荣,王琛. 动态能力维度及其实现路径[J]. 现代经济信息,2012(3):277-278.

Dimensions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its Measurement System in a Complex Environment

WANG Li-qiong, WANG Tie-li, CHU Yan-t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 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Under complex and volatile global environment, the enterprise has to gain and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 the importance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has been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are composed of environment perception, organization of flexible decision-making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reconstruction capacity, and uses partial least squares method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model.

Key words: complex environment; dynamic capabilities; measure